

在黄冈，一个父亲的责任 | 单读

原创 远子 单读



成长究竟让我们更勇敢还是更胆小？作家远子给出的答案更接近后者。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，人在湖北黄冈的远子不仅要照顾好自己，还要承担一个丈夫、父亲的责任。随着当地道路封锁，就连给孩子买一罐奶粉，也变得如登天般困难。四面八方而来的消息、传言更让这位年轻的父亲紧张起来。然而此刻，这样的故事不知还要在多少父母身上上演。



疫情日记

撰文：远子

2020 年 1 月 26 日 大年初二 小雨

虽然大前天（23 日）已经看到县汽车站停运的消息，但还是没有被困的感觉，可能因为去年绝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家里写作、翻译，处于自我隔离的状态之中，而且过完年我也不需要出去上班。昨天

（25 日）听表哥说他们村的村民已经自发封路了，又听说很多村子都在组织封路，我们村的微信群里，也有好几个人在质问我怎么还不封路，还有人说进县城的路也已经封锁了——直到这时我才感到紧张，因为我和妻子从县城回到村里过年原本只打算住到大年初三，宝宝的奶粉、尿不湿等都没带够，镇上的商店又没有开门，我和妻子决定提前一天回县。我叫了邻居家大哥的面包车，他这两年在镇上跑出租，今天一大早他就开着车回来了，因为镇上一个人也没有。匆匆忙忙收拾完东西就上了车，大哥说他也不知道去县城的路有没有封，因为他昨天没有去县城，而是跑了八百里路送邻村来这拜年的一个人去了安庆市，挣了两千块钱，他说去时路上还有不少车，上高速时有人在测体温，回时路上几乎没车了，那几个测体温的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在进县的省道上，不时能看见从县里下来的车，我们便断定封路只是谣言，快进县城时却远远看见前面停了一排车，车后面隐约可见路障。走近之后看到有车转头往回走，也有车从打开的路障处开过去了，旁边有医务人员在测体温，我们就猜是不是体温正常就会放行。这时我其实很紧张，因为前两天夜里我起床给宝宝冲奶粉有点着凉，今早起来嗓子有点疼，我怀疑我现在有点低烧，万一把我隔离起来该怎么办。伯恩哈德在自传体小说《寒冷》里写道，他因为肺部有阴影而被怀疑是肺结核患者，于是被送到一家专门治疗肺结核的医院，他必须学习像其他病人一样拼命咳嗽，才能产出送去检验的痰液样本，最后他终于努力地“进化”成了一名合格的病人。——我感觉如果我被隔离，这很可能就是我的命运，听说我们县所有的疑似病人全都集中在 X 医院，那家医院感觉是我们县医疗设施最差的一家，很少有人去那里看病。于是我劝妻子要不回去算了，大哥也说奶粉可以叫县里的亲戚开车送到路障那边、我们坐车到这边接过来，妻子说必须回去，因为宝宝没有干净的衣服换了。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，打出让我们调头回去的手势，妻子就摇下车窗大声问他，为什么前面有车可以过去，那人回说，那是局里的车，去县里办事的。妻子又求情说，我们的宝宝没有奶粉吃了，必须回县城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，对方直摇头，叫我们赶紧把车开走。我问大哥有没有小路可以进县，他说他以前走过一条小路，但记得不清楚，而且那边肯定也已经封路了，在妻子的坚持下，他决定试一试。

我们绕到了附近的村子里，在一个村子的入口处差点被一辆正在倒车的河南牌照的汽车给撞上，大哥停下车骂了那个司机几句，又在路上遇到一个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熟人，是隔壁村的村委书记，就推测前面的路肯定没封，那个书记应该是从县城下来的……我们就这样怀着忐忑的心情，一路开到了县城的廉租房。有点逃难的意思了。到家后，我发现我的钱包落在老家了，妻子很生气，责怪我的丢三落四，我说好在这些天也用不上身份证，她说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万一你去超市买东西要查身份证怎么办，可就在昨天，她还叫我少刷点手机，不要过度焦虑。

恐惧传播的速度很快。前几天我还苦口婆心地劝父母不要出去拜年，后来亲戚们都主动提出今年不走了；按农村的习俗，大年初一是要去村里家家户户拜年、作发财揖的。年三十那天，我跟父亲说明天我不出去拜年，他有点生气，说我小题大做，所以我担心年初一会有很多人上我家来拜年（我们村

大部分劳力都在武汉打工，都是前几日从武汉回来的），没想到只有两个人上门，这两人还都是鳏夫，估计没有亲人告诉他们疫情的事.....现在回想起来，转折点发生在武汉封城的那天（23 日），自那以后明显就有了人心惶惶的气氛，网上开始传出各种难辨真假的“恐怖”视频，有医护人士大哭的，有病人倒在医院收费大厅的，有医护人员从小区抬出尸体的，有一个讲武汉话的护士的语音被传得很疯狂，她哭诉着说.....

我有一个表弟住在武汉，听说 23 日上午十点要封城，火车站、机场都停运，就赶在那之前跑回家，因为他年后要回广州上班，回家时他以为可以从隔壁的麻城市坐火车出去，但麻城很快也封路了；还有一个在新疆工作的亲戚，托我帮他抢年后的火车票，武汉封城后，他叫我买从孝感市出发的列车，随后孝感也封了，他就让我买从郑州出发的，很快传来河南省封锁省界处所有道路的消息，他才死心.....感觉这里面颇有点“变形记”的意思，变成甲虫之后，格里高利仍想要靠着柜子把身子立起来，再用没有牙齿的嘴去转动门钥匙，只有这样他才能出门，并在迟到之前赶上下一班去公司的班车。

中午吃了两口面，稍微歇了会儿，我就骑上电动车去买奶粉和粮食。半路下起了小雨，我没带雨衣，风刮得很紧，一路上都没什么人，遇到的人全都戴着口罩。之前买奶粉的那家母婴店还没有开张，妻子向店员说明情况之后，对方表示下午可以专程过去为我们开一次门。我骑电动车赶过去时，店员正好在开门，我看到他们的玻璃大门上贴着“有 N95 口罩出售”的告示，就问她卖多少钱一个（家里现在只剩下十来个普通一次性口罩了），她说三十块钱一个，如果多买可以优惠一点，我犹豫了一会儿，最后花了一百块买了四个口罩。出门前我看一篇文章说，普通人不去医院的话其实没必要佩戴 N95，应该把 N95 留给更需要的人（我们县卖 N95 的地方应该很少），我想我每周出一次门，四个口罩应该够用了，一个月后我在网上买的口罩应该能到货了吧。当然也是考虑到他家的 N95 卖得太贵.....妻子的意思是这次要买五罐奶粉，因为店家有活动，买五罐送一袋尿不湿，不过按照店里的程序，要参加这个活动必须办一张会员卡，而在办理会员卡时店员忽然发现她没有操作权限、得等她的同事来操作。感觉人类社会已经完全程序化了，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，今天绝大多数人也要拼命完成流程.....在等同事来店的时间里，我们闲聊了几句，我问她知不知道县里的情况，她说县里已经有多人感染了，前天她的一个医生朋友来这里买了 20 个口罩，对方告诉她他的妻子已经感染了。她一面说，一面下意识地紧了紧鼻梁上的口罩，我就告诉她说有专家认为，口罩其实是最后一道防护，勤洗手比戴口罩更有用，不去医院的话普通人一般不需要戴 N95 口罩，她说不是的，戴 N95 很有必要，县里情况很严重了，讽刺的是，她说这话时戴着的是和我一样的一次性口罩，只不过她戴了两个。我们县的情况肯定不容乐观，因为离武汉只有一百公里，有很多人在武汉工作，而且基本全都返乡了。前几天我问了一个在县医院上班的同学，他告诉我县里已经有一个确诊病例了，病人已经转到武汉，后来我又问了他两次有没有新增病例，他都有点支支吾吾，不知道是不是不让说.....终于等来了那个同事，她来之后第一件事是问 N95 口罩还剩多少，听说我要买，她忙问我要多少，听说只要四个之后，才松了口气，她说多了不卖，有人刚跟她要了 50 个，没有更多的货了。我花了 1500 块

办了张会员卡，这款奶粉去年十月还只要 200 块一罐，上个月忽然涨到了 280，有点夸张。带着五罐奶粉我骑车去了超市，路上去了三家药店，想买点口罩，但都说口罩卖光了。



一进黄商超市（黄冈市的大型连锁超市）我就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劲，人不算太多，和周末的人流相当，但每个人的购物车都装得特别满，所有人都戴着口罩。我去卖米的角落发现原本堆成小山的袋装大米现在只剩六包了，有一包的袋子还破了，洒了些米出来；面条的货架上也空了三分之一；蔬菜还有不少，但码得都没有之前高了。蔬菜台称重的阿姨戴着 N95，遇见一个熟人，就压低声音跟她说你这种一次性口罩根本没用。我问她超市明天还能不能补货，她说今天他们的运货车出县城时被拦住了，说是要办通行证，他们董事长今天去办了，但没有办下来，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办成。旁边走过一个戴眼镜的大叔，听口气像是中学老师，他说不用担心，政府肯定会解决这个问题的，我们要相信政府。排队结账时，前面一个年轻的女人说她儿子的幼儿园老师感染了，并且传给了一家四口（据黄冈市卫健委今日公布的疫情数据，我们县的确诊人数和疑似人数皆为 0，啊，谣言真多）。然后我又看到我后面一个大叔把那袋破了袋子的大米扛到了肩上，他不知从哪儿找到了根绳子系住了袋口……这种气氛让我不由自主地多买了很多东西，当我把购物车停在一边去货架上取商品时，甚至一度担心有人会推着我的购物车跑去结账，本来只打算买米、油和够吃四五天的蔬菜，结果出超市时我提了四大袋，花了 500 多块钱，等我走到电动车旁边才意识到，这些东西很难运回去，我试着把它们垒在脚踏板上，结果电动车倒了，东西洒了一地，看着躺在泥水里的武昌鱼和豆腐，我感到有点无助，我听见路过的人在笑，就觉得他们是在笑我贪心、在散播恐慌。最后我在两个车把手上一边挂了一袋，才摇摇晃晃把车开回了家。回到家，我跟妻子讲了下超市的情况，她就叫我赶紧回去再买些回来，我说我有点不舒服，不想再出去了……

吃完晚饭，我的感冒症状加重了，头很晕，嗓子疼，不停流鼻涕，好在测了体温并没有发烧，不过听说初期症状可能不会发烧。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，过去十四天，我最少接触了十个从武汉回来的人，其中，我的堂妹家离那个海鲜市场只有五公里远，而且村里没人戴口罩……有个朋友说如果他染上这病而又没有地方收治的话，他就自杀，据我对他的了解，他是很有可能说到做到的，当年 SARS 流行期间，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，我明白对于长期抑郁的人来说，一场不需要自担责任的意外意味着什么。但问题是，自我的女儿出生之后，我不再抑郁了，我想看我的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有一天夜里失眠，我忽然意识到我可能再也不会再有自杀的念头了，就在那一瞬间，我感到我获得了某种新生。养育孩子自我消解的过程，没有那么多“自我”之后，反而感觉松了一口气——所以我在家里的药箱里翻检了一番，找到了尚未过期的阿莫西林和儿童感冒药，吃完之后我就躺下了。为了不传给妻女，我睡到了客厅的沙发上。我想到诺瓦利斯说，所有疾病都是心理疾病，就是说，如果我相信我得的是普通感冒，那我得的就是普通感冒，现在也只能靠唯心主义来安慰自己了。

2020 年 1 月 27 日 大年初三 阴

昨天夜里妻子给我打电话叫我起来泡奶粉时，我正在做噩梦——妻子认为我太容易自我感动，我肯定就是感冒了而已——我梦见家里进了一堆老鼠，把书架上的书啃得七零八落：可能和我入睡前想到应该读一下加缪的《鼠疫》有关。早上起床后，感冒症状没有加重，也没有减轻，我认真看了一下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”的初期症状，我没有发热、乏力、干咳等主要表现，应该就是普通感冒，但不确定是不是流感，因为父亲前两天也感冒了——一年三十那天，我还去村里的卫生所给他拿了药，那里也有几个在发烧的人，不过他们都戴着口罩——就是说，我很可能传给妻女，我今天在家必须戴口罩，这样的话，口罩就不很够用了，因为我在不停流鼻涕，口罩很快就弄脏了。前两天有朋友说要给我寄口罩，我拒绝了，现在有点后悔，不过即使他寄了，现在快递也送不到，我打算等口罩用完了，去超市买几个布口罩先用着。

白天断断续续补记了昨天的日记，因为字数太多，手写了大约三分之一之后，改用电脑记。姐姐发来消息说黄商超市已经补货了，米面现在又很充足了，看来超市的董事长弄到了通行证。晚上做了会儿翻译，又记了今天的日记，现在头晕得厉害，还是再吃两颗阿莫西林，早点睡觉算了，希望明天能恢复工作的节奏。网上信息太多了，让人无所适从，我决定从明天起每天只看半小时新闻。

我想，反思和追责是必须的，但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些更本质、也更基础的、70 后 80 后 90 后都不敢去要甚至从未想到可以去要的东西。历史已经证明，我们是无所作为的一代人，我希望我们的 00 后 10 后 20 后能长点志气，但这种志气是需要我们去培养和影响的，正如我们的父辈造就了胆小如鼠的我们——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。

2020 年 1 月 28 日 大年初四 晴

今天感冒症状已明显好转，只剩下鼻塞了，白天又做了会儿翻译，等我译完这本书就开始写小说。

其实关于这场瘟疫，我并没有太多的话想讲，也没有感到太讶异，甚至对别人的讶异感到讶异，这一切难道不是重演吗？我很佩服那些十几年如一日追逐“新闻热点”并保持愤怒的人，大家在网上说过的话分明就像在水上写字，根本留不下任何痕迹……也许这是一种可怕的中年心态，年轻人就是这样变老，然后一步步退守家庭的——我应该警惕这种心态，切忌转而宣布一切都无效，一切都毫无意义。“逐渐的做一点，总不肯休，不至于比轻于一掷无效”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维持心态的平衡。



自征文以来，我们收到了大量来稿，如实写下了他们在疫情期间的所见所闻，这会是一份真挚而沉重的纪录，我们会留存它。

投稿邮箱：anonymous@owspace.com

点击小程序下单，购买最新上市的《单读 23·破碎之家：法国文学特辑》

[阅读原文](#)